

潘公桥下的日子

○ 陈 红

潘公桥为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出资所建，早年是湖州北门出城的标志性建筑。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公婆的家就在潘公桥北岸的厂滩8号。他们并非这边的原住民，公公是轧村人，婆婆是义象人，他们年轻时在织里镇钣金厂工作，后因工作变动从织里调至湖城。但婆婆告诉我，她家老底子是在潘公桥附近的市陌路。

也许是命里注定与潘公桥有着不解之缘，1987年公公婆婆调入湖州金属拉丝厂工作，刚开始厂里没有分配住房，他们租住的地方就在潘公桥附近。先是墙壕里，后至潘家廊，再到厂滩8号。

在潘家廊租住的时候，我和先生尚未成婚。潘家廊在潘公桥南堍，那时候的潘家廊人来货往，店铺林立。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潘家廊轮船码头，就在潘公桥下。这里停满大大小小的船只，以客船居多，往来于织里、轧村等地，许多农产品也是在这个码头上岸的。八十年代末期，我和先生还曾在这个码头游过泳。那时候这里的水虽然有些混浊，但游泳的人仍然很多，胆子大水性好的年轻人会吊着过往船只到很远的地方。

码头旁边有个酱油店，那高高的木质柜台很有年代感，上面陈列的酱菜品种丰富，酱香浓郁。码头往东有一个茧站，每当收茧之时，茧站里异常忙碌，一颗颗湿润洁白的蚕茧饱含着蚕农丰收的喜悦。再往东就是大片的菜地了，那是吉山大队的地盘。

从码头往西走会越来越热闹，窄窄的街道两旁全是店铺，卖啥的都有。走过大约二百米就到了潘家廊的尽头。此刻向左一拐，便是竹行埭，这条街上竹制品琳琅满目。向右前方则需要经过一座叫做“新桥”的石梁桥，该桥横跨雪溪，雪溪的水通过新桥头汇入龙溪港。跨过新桥便到了米行街，据说潘季驯的后人中不少都是在这条街上做大米生意的。

厂滩在潘公桥北堍，是一条东西走向与桥下的龙溪港平行的狭长街道，西面以潘公桥为起点，向东一直通到环渚乡下。与厂滩相背，从潘公桥往西通向城北水闸的这条街是田盛街。我们的生活区域就集中在古老的潘公桥下。厂滩8号是九十年代初分配的公房，只有十几个平方米，

紧贴着潘公桥下的龙溪港，婆婆家的厨房与龙溪港只隔着一扇窗。九十年代有一次发大水，家里的水没过了脚踝。居住条件虽然局促，但这里留下了我们一家忙碌又安稳的身影。

我们这条街上的住户大多是厂里的工人，也有一些是做小生意的。我所熟悉的邻居有这么几家。从潘公桥侧往东，第一家的孩子叫小亮，比我儿子大一岁，他父亲是金属拉丝厂的会计。我家在第三个门堂子，我儿子迪迪和小姑子的儿子楠楠由我公公婆婆照顾。第四家的女孩子叫妍妍，她父亲是烟糖公司的员工。妍妍家对门是洁洁家，她父亲是市郊一家企业的技术人员。迪迪、妍妍、洁洁三人同岁，我跟这两个女孩的母亲亦同龄，孩子们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几个女人也经常凑在一块聊天。楠楠比迪迪小六岁，当他能够独立行走时，便像个甩不掉的小尾巴，成天跟在几个大孩子后面四处疯癫。我每次下班回来便看到自家这两个熊孩子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门上，哪怕大冬天也会头上冒汗，皮实得紧。

夏天来了，潘公桥边好不热闹。那个时候的老房子没有空调，有些邻居会在自家门口摆好小饭桌，吃露天饭。我家也吃过露天饭，小饭桌直接摆放在潘公桥下，边吃饭边与邻居隔壁打招呼聊天，煞是有趣。晚饭后天黑了，月亮出来了，潘公桥两侧的台阶上坐满了乘凉的人。晚风轻拂，桥下升腾的水汽渐渐由暖变凉。女人们聊着东长西短，男人们聊着家国大事，孩子们不时地出来闹腾一番，刷一刷存在感。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市民阶层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关注度都很高，那些老男人聊起中外伟人或各国元首，就跟聊起某位邻居似的熟悉，对新近发生的各种大事小情分析得头头是道。一天的疲惫在黑夜中慢慢褪去，新的希望将在次日的黎明中诞生。

潘公桥下的邻居们都是热爱生活之人，他们的日子虽然简单平淡，但都过得有滋有味。有时我也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回顾自己浑浑噩噩的前半生究竟做了些什么。现在发现这种思考毫无价值。平平淡淡如何？轰轰烈烈又如何？日子是自己过的，健健康康地活着，快快乐乐地过着，如此甚好。

嫉妒

○ 关海山

嫉妒是一种病，俗称：“红眼”。是病便与其它所有病症相同，六亲不认，遑论亲疏，男女老幼白黄黑棕各色人等，皆有可能患得。患此病者，或言行毕露，或深藏潜伏，或阴阳怪气，或暗渡陈仓，总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因熟识或不熟识的人某方面的高明和成绩，也不管是否给自己造成了尴尬，于是从内心里就憎恨起对方，并且，随时准备利用一切的机会付诸于行动进行报复。

在心理学上，嫉妒是一种“负面情绪”，但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熟人间只要有“比较”的机会，嫉妒便会矗立心头，伤害别人，折磨自己。个性化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使人格外关注自我感受，一旦受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挑战，就会受不了并嫉妒？培根曾幽默而形象地指出：嫉妒心是从来不知休息的。过去我听过学生在学校里因某次考试成绩不理想而悄悄把考在他前面的学生的课本扔进厕所的事情，如今更听过某某因挣钱不如别人多、做官不如别人大、自己的儿子不如别人的儿子有出息……就千方百计地拆别人的后台、扯别人的后腿，其实，大可不必。常言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面对比自己有才能的人，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风度，由衷地向对方竖起大拇指，然后，回过头来，以其为动力，埋头苦干，奋起直追，有朝一日也要让他向自己竖起大拇指！

从小到大，在我所有的认知里，“父亲”这两个字对我而言，不光是一段岁月陪伴的记忆，更是一份厚重的惦念。他始终在我的记忆中萦回，在梦中时常泛滥。

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出身于浙西山区的农家。打小被爷爷送入私塾。其最初目的是为了继承家业。但事与愿违。父亲考入师范学校后接受了新思想。依稀听说，在一位李姓共产党人的引导下，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和家乡阔别终生。

父亲的爱情，如一部抒情热烈的悲喜剧。一波三折地，在青春岁月中绽开。自小，爷爷就说媒给父亲在小县城里定下了一门亲。那是当地算得上的大户人家的小姐。贤惠，也执着，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在父亲的影响下入伍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而父亲当时已进城，随之阴差阳错，从此失去了联系。直至父亲去世多年，她辗转多地，颇费周折联系到了我。那是一个阳光微弱的夏季午后，在电话那端，她

如一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他们的过去和曾经。而年轻的我，除了无用的安慰，只有内心强烈的感动与震撼，以及对世事弄人的遗憾。

母亲，只是我幼年时残存的模糊记忆。听长辈们讲，她和父亲结识于长兴老区，在我幼小时就英年早逝。而父亲却对之一往情深。

父亲是个温情的人。小时父亲在湖师附小当校长。住在陈英士旧居所在处，院前有条幽深的小巷。每回我和小伙伴在放学后玩得兴高采烈之时，都会听到一个男人声音的喊叫在小巷里回响，“阳阳，回家吃饭”（我小名阳阳）。在大多数女人唤孩子回家的声音中，显得那么异样。为了解释我失去母亲的孤独，他到乡间用一包盐换来一只小花猫，与我作伴。这可爱的猫一直陪我到小学毕业。使我难忘的是，小猫老死后，父亲带着我，去它的出身地乡下，正儿八经地将其入土安葬。

父亲对于我的深爱，是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体现的。当



水缸

○ 刘卫东

碗，河水就浑浊了。街巷里传来了各种声响——穿衣服窸窸窣窣的声音，木门的吱呀一声，铁钩与水桶把子的一路叽咕声，及噔、噔、噔的脚步声……在这众多的脚步声中我能辨认出母亲的，母亲落在水泥地上脚步有着清新明快的节奏。

时间虽然已过去了五十多年，而我依然记得由水桶与水缸串连起的生活情景。

挑水在小城里是男人干的活，那为何不是我父亲做的呢？为此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的工作很忙，要管全县的工业、交通，晚上也要开会，挺辛苦的，就让他多睡会吧。”于是，每天当窗前薄明曙色时，母亲会轻手轻脚地穿上衣服，楼梯上传来喀嗒的脚步声，用钥匙打开厨房门，去灶灶间拎来两只木水桶，取下挂在墙角的铁钩竹扁担，一头钩起一只水桶，挑着出了

门，向街对面的县桥河走去。

母亲的这一连串的动作，被睡在床上的我听得清清楚楚。此时，万籁俱寂，细微的声音都会传得很远。我在被窝里翻了一个身，竖起一只耳朵朝向窗口，微闭着眼睛，凭感觉“看”到了——挑着空水桶的母亲还不到四十岁，迈着轻捷的脚步，双手一前一后扶在扁担两头的麻绳上，像一个走动的“大”字。母亲下石板台阶，站在河边的青石板上，那上面是干干的，没有淋过的水迹——母亲是第一个来挑水的人。

不过，偶尔也有我父亲挑水的身影。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平时喜欢赖床，外婆来催几次：“快点起床，上学要迟到了。”才心急火燎地穿衣起床，唯有星期天会很利索起个大早。看见父亲挑着两桶水进屋，水在桶里一闪一闪地晃荡

清凉伞上

○ 紫 箫

云。它障尘蔽日，保护九五之尊的颜面。久而久之，它脱离了市井变得高贵，那样的伞离历史近离生活远，离情感表达更远上千万里。

看过一些壮族的古老传说，山上的村寨、水边的船公、美丽娇俏的姑娘唱着山歌撑着好看的伞，通过山水清清澈澈地传送自己的情愫，那脆生生的歌声像河水一样淙淙地流淌进对面小伙子的心里，于是，他们的眼神儿在交汇的一刹那，一把达情识意的小伞替姑娘遮挡住了那火辣辣的眼神儿。我想，那些伞一定长久地活在命里了，否则，山那么青水那么秀，为什么我无数次在成年之后依然想着念着？表姐家那堆了半炕的一本一本的民间故事，在岁月的尘埃中，后来它们飘向了哪里？

我看过侗族的一个舞蹈。一群女子跳着出来，手里也举着彩色伞。这些少女踏地甩发，热情又忘情，用闪电般的跃动击活自己心中萌动的种子。木鼓和原始的乐趣着

势齐发，那些伞都旋转起来，令人目不暇接。我睁大眼睛忘记了呼吸，眼睛不能穿梭在一把伞和一把伞之间，仿佛看到了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从黑暗混沌中通入春天深处，去追寻更原始的一种畅快。速度越来越快，最后，五彩花伞竟然在观众眼皮子底下都变成了青色的、浮动着的云彩，这可能就叫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吧。鼓乐戛然而止，皂紫、赤绿又呈现在眼前。那速度、那激情、那色彩、那不可遏制的滔滔炫目，让我顿觉生命是无以讴歌的伟大！

爱情故事里，伞是有情人寄语情愫的道具。罗马人用伞遮挡地中海地区的阳光，恒河流域的巴拉比丘举着伞在鹿明苑诵经。这些伞形态各异、质地不同，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像一座座阁楼披着历史的姝姝之光静静地伫立，它们不会取悦见证者，也不会让每一个造访者失望。

我收藏有几柄油纸伞，有两柄

岁时领养的你亲生父亲，就是你舅舅。”我当时惊呆了，继而是大哭。从那天起，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和父亲有着那不合合理的年龄差距。明白了每到寒暑假，叫我到乡下舅舅家去，我不肯去时，父亲大为发火的原因。这个秘密，保守了十几年。我想，一方面，是他爱我，怕我和他生分。更主要的是不让我心中留下阴影。现在我长大了，是个敢担当的男人了，所以他很负责地对我有所交待了。

父亲走了好多年，他退休后栽种的花草盆景，也是有灵性的。在那年冬天，也随他而枯萎了。只有他的书法和书籍，成为我最宝贵的收藏。

父亲留给我的太多太多，他常对我说：“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这句警言，时至今日，仍是我生活中的座右铭。现今，我已鬓发斑白，而“父亲”那一声称呼，依然沉甸甸。父亲，你已成为我生活中一个象征，一个标杆，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追随着你背影的脊梁而前行。

茗溪

高洁图

（国画）

新江 育良 胡韵

益浩 秀萍 大深

合作